



## 《三岔口》的前世今生

□ 邓小秋



“英名盖世三岔口”。谈到京剧的武戏《三岔口》，必然要提到“英名盖世”的盖叫天老先生。

著名京剧武生大师盖叫天，原名张英杰。他生于梨园世家，练得一身精湛技艺，长期在上海演出，宗法前辈武生李春来，并又有所发展与开拓。他终生勤学苦练，不断革新创造。虽在演出《花蝴蝶》《狮子楼》时，先后断臂、折腿，仍然坚持不懈，倾心投入戏曲事业。他演出的剧目丰富，尤以短打武生为主，讲究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神情气质。演出“武松”系列剧目出神入化，人称“江南活武松”。在表演时，武戏文唱，既猛又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著名武生李少春、高盛麟、张云溪、李仲林、贺玉钦、王少楼、张质斌、李秋森、刘云龙、霍鑫涛等，都慕名拜在他的门下。其子张翼鹏、张二鹏、小盖叫天，其孙张善麟、张善元，都是出色的“盖派”传人。其代表剧目有《一箭仇》《三岔口》《十字坡》《恶虎村》《狮子楼》等。盖叫天技艺娴熟，讲究造型美。形象饱满，堪称典范。每有重要演出，当地各班的武生演员，都会闻风而至，前来观摩。有“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之誉。

《三岔口》也叫《焦赞发配》。故事写宋将焦赞因杀死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被判发配沙门岛。途经三岔口，夜宿黑店。店主刘利华夫妇欲加杀害，幸好有杨六郎派遣的部将任堂惠暗中保护，黑夜中展开搏斗，最后杀刘救焦。剧中的刘利华，系“琉璃滑”的转音。表示邪恶奸滑，由武丑扮演，勾的是丑陋的歪脸，有专门的脸谱。这个角色的戏份与武生扮演的任堂惠一样吃重。必须要有功夫出色的武丑配演，方能旗鼓相当、珠联璧合。

在京剧界中，擅演《三岔口》的著名武生很多。在南方，早期有李春来、李兰亭、张德俊等前辈。李春来曾授艺于盖叫天，李兰亭则是梁慧超与张世麟的师父，张德俊是张云溪的父亲。他们享有盛名，功夫自然了得，演出精彩，不言而喻。到了盖叫天成名后，已有超越前辈的声势，他风华正茂、身手矫健，摸黑开打、惊险逼真。与刘利华的格斗比武，一招一式，轻快敏捷、英姿焕发。从此，《三岔口》成了他的代表作，也成了“盖派”武生的常演剧目，一直活跃在京剧舞台。

当年，经常与他配演刘利华一角的演员，是南方著名武丑谭永奎。后来有人撮合叶盛章与他同演。京剧界中公认，盖叫天与叶盛章合作的《三岔口》，可算是黄金搭档，举世无双。这也是京剧历史上该剧最佳搭档的演出阵容。叶盛章，是“富连成”班主叶春善的儿子。自幼勤学苦练，遍拜名师，练得一身好功夫，被称为京剧界的“第一武丑”。他在《三岔口》中“出场”时的“跟头”，又高又轻；蹲着身“走矮子”，能走几个“圆场”；摸黑开打，扑腾翻跃，都能达到“稳、准、狠”的要求。他主演的刘利华，出类拔萃，无人能比。新中国成立前后，盖叫天年岁已高，很少登台。叶盛章则在北京参加“起社”，长期与李少春合作演出《三岔口》，配合默契，极受好评。后来，叶盛章逐渐淡出舞台，便由名丑谷春章接替。

除了他们几位以外，演出《三岔口》的优秀搭配还有：李万春与吴鸣申，梁慧超与戴万武，袁金凯与骆少翔，贺玉钦与郭金光，双元翔与李盛斌，李小春与李庆春，李仲林与张佑福，谭元寿与张铭禄，李光与孙绍东，王立军与石晓亮，贺梦梨与陈正柱，张幼麟与胡小



## 把握人物关系 创造鲜明形象

□ 崔志彬

人物形象创造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其中既有收获的愉悦和快乐，也有迷茫的纠结和痛苦。每位演员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角色，采用和选择的创作方式各有不同，但脚踏实地去研究剧本，依据剧情去捕捉角色的自我感觉，认真细致地进行人物形象构思，这一点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一致的。任何艺术创造不经过艰辛的创作过程，是绝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大型话剧《安家小院》，讲的是一户普通回民家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家致

富以后，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和追求的故事。该剧深刻地提出了现代人致富以后在价值观念上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树立现代观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思考。我在剧中扮演主人公的弟弟牙生这一角色。坦率地讲，我刚接触到剧本的时候，对牙生这个人物是掉以轻心的。牙生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回族青年，和老一辈一样具有热情、正直、义气等优秀品质。但和老一辈不同的是他高中毕业，有文化，有知识，对新的事物接受能力

毛，郝帅与郝杰等。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张云溪与张春华了。

1951年，张云溪与张春华合作出国演出。中国京剧院将刘利华的身份由开黑店的反面角色改为英雄好汉，保护焦赞，与任堂惠发生误会，进行一番搏斗。最后，误会消除，言归于好。而原来画着丑恶脸谱的刘利华，也改成为俊扮的正面人物。张云溪与张春华长期合作，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演出，都赢得各国观众的喝彩。从此以后，京剧《三岔口》就一直按照他们的路子演出了。

建国初期，我还是个爱看武戏的初中学生。初次在上海看到张云溪、张春华演出“净化”了的《三岔口》，一时却不能接受。曾撰写短文，投稿于《戏剧报》，对俊扮的刘利华提出疑问。文中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传统戏中刘利华的脸谱，就此消失，有些可惜。二是原来惊险紧张的剧情，结果变成一场误会，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这篇短文不可能对轰轰烈烈的“戏改”成果有所影响。但据说，叶盛章先生在生前就从来没有演出过俊扮的刘利华。这是不是老辈艺人格守传统艺术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此以后，大势所趋，我们再也看不到叶盛章式传统的刘利华，而全都

是张春华版本的刘利华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张云溪、张春华新版的“净化”了的《三岔口》，至今盛演不衰，广大观众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想，既然大家都已能够接受，自然有其道理所在。此事本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本人此时又会重提此事？那是因为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朱艺海谈艺录》，颇有感触。在《谈艺录》中，有这么一段：“最近我看了北昆的面谱，扮演古代丑女无盐的面谱，他毕加索就画不出，而我们北昆的化妆师就画出了这种人间找不到的丑陋面谱。他在面部，用绿色打底，上面用金色掺杂——这是怎样一副可怕的脸。但它始终给人一种不可怕、不丑，而是很美的感觉，这是一种高级的抽象艺术。一旦把这种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去，是会轰动世界的。”朱艺海先生是章太炎最小的弟子，于2011年12月21日仙逝。他的言论，自成一家，很值得我们来细细研究与琢磨。对于俊扮的刘利华与“净化”后的《三岔口》的经验教训、是非得失，或许也能作为一个话题，谈谈各自的感悟。■